

风吹哪页读哪页

◎周冬

妄言读书,往往容易成为让人难为情的事情。但凡有点自知之明,难免有诚惶诚恐、自惭形秽之感。毕竟天外有天,高人遍地走,贻笑大方在所难免。好在契诃夫有言,大狗汪汪,小狗也汪汪。读书本雅事,当回小狗也无妨。

二十多年前,承蒙报社一位老领导不弃,有幸干起了新闻编辑。之前虽爱好读写,但毕竟理工男出身,又缺乏国学童子功,还没受过专业的中文训练,做起活儿来那是相当不自信。好在有一帮水平了得、专业素养高的同事、老师不吝赐教传帮带,也算是较快适应了新的岗位。

当时的诸位同事,都是和俺年纪相仿的年轻人,刚过而立之年,思维活跃,视野开阔,涉猎广泛,加之小环境也融洽,人人朝气,大有指点江山、激扬文字之感,特别让人有成就感。

工作性质所致,大伙儿除了密切关注大千世界外,还少不了传阅各地知名报刊,读荐名作,交流心得,碰撞观点,并通过各种编辑手段传递给广大读者。

回到正题,继续来谈读书。既然干文字工作,读写自然少不了。新闻人读书,无非杂而乱。这种看似漫无目的的阅读,优劣都很明显。优,体现在对外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敏锐性。劣,意味着你很难成为新闻行当之外

的专家。

诚然,我觉得这也没啥遗憾的。培根说过,求知的目的,不是为了吹嘘炫耀,而应该是为了寻求真理、启迪智慧。咱们的老话也说,“万般皆下品,唯有读书高”“书中自有颜如玉,书中自有黄金屋”。虽说是大实话,但用现代人的视角看,有很多佳作天然具有不可消费性。只看重书籍的工具属性,容易陷入功利主义的泥淖。爱书者,都读过王国维的人生与治学三境界:“昨夜西风凋碧树。独上高楼,望尽天涯路。”“衣带渐宽终不悔,为伊消得人憔悴。”“众里寻他千百度,蓦然回首,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”那境界,醍醐灌顶,令人神往。当然,我辈芸芸众生,大堆人中一分子,鲜有人能达到上述境界,成就大事业、大学问的概率不大。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放任自己,并不妨碍我们从阅读中受益。

少了功利心,阅读就多了自主、自由。上世纪九十年代,陆健东的《陈寅恪的最后20年》风靡一时。几位编辑同事当时也曾传阅讨论过此书,对“自由之意志,独立之精神”印象颇深,深以为然。自由的阅读,与之相伴的必然是独立的思考。读着手中的书,你尽可以展开想象的翅膀,心游万仞,精骛八极。此时,有没有点夤夜中“巡天遥看一千河”的快意?抑或如康德一般,仰望着浩瀚星空,守护着自己心中

的道德律,充满了神圣的正义感和使命感?

前两年,人们爱拿高晓松的段子调侃“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,还有诗和远方”,都想着“外面的世界那么大,我想去看看”,都想着“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”。和过去的岁月比,走向远方不再是件难事。我们现在有了私家车,有了高速公路,有了高铁,也有了打折机票和零团费的旅行团。只可惜,远方我们去了,诗依然在远方。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,前者尚未成功,我辈还须努力。

在这个以“努力”为美德、以“成功”为荣耀的时代,贩卖焦虑者大行其道。其实呢,那些贩卖者,嘴上都是仁义,心里全是生意。好在,大家都知道学习与阅读的重要与必要,但目的与过程的分裂,难免会让我们跑偏。有句玩笑话不是说:成年人不做选择题,我们的选择就是“既要ABC,又要EFG”。唉哟喂,小千寻父母贪吃的后果你不知道吗?真不知道,就去看看宫崎骏的动画片吧。

写到这里,突然又想到了英国作家毛姆的名作《月亮和六便士》。农历五月十五刚过,抬头望月,古今中外,都是一种美好的情怀。只是,你是愿意经常向皎洁的月亮致礼,还是习惯性追寻地下的六便士?坦率地讲,这事好选择,但真不容易做到。

书香河南·报人

我的开卷有益

◎曲令敏

读书,读经典,对于一个从事文字工作的报人来说,是编与采必不可少的功课,更是提升思想境界、开阔胸襟和视域的必由之路。

作为副刊编辑,读与写,是驱动我职业生涯跟随时代不断向前的两个轮子。

我特别感谢“写言论”那段日子。报社的领导为了提升编辑们的专业素养,防止长期只编不写会变得眼高手低,定下了编辑必须动笔写言论的规矩,主任编辑除了正常编稿组版,每人每月必须完成4篇言论。

我编副刊,写言论就是写杂文,实在写不出,就写书评。那两年,为了写书评,我逼着自己读了不少书。不是泛读,是精读,沉浸书中,才能写出心得。怕听命文字写不好,就用笔名,可以耍赖,不承认。我是个笨人,干活儿习惯下死力,下死力的结果,是“灯花”这个笔名让很多读者记住了。有一天,我带孩子去医院打针,报出住址,有位躺在床上打点滴的老先生问:“你家是报社的,认识那个叫灯花的老先生不?他的文章写得很老辣,我都剪下来保存了。”我说:“也就那样吧。”老先生不顾手上有针,忽地坐起来跟我

瞪眼,说:“你们年轻人就是太狂傲!看不起老人家,那么有味儿的文章,你写个试试!”

旁边的护士认识我,说:“老先生你不认识吧,她就是灯花……”

老先生的肯定让我很感动,原来只会写花草草山山水水的人,因为读书写杂文终于转变了文风,有观察力和思考社会的能力了,写文章有了骨头。

一开始写水经注专栏,摆脱不了写游记的套路。郭新民总编说,你不能通篇都是“河下行”,要有文化味儿,有特色。

这话提醒了我,开始在经典中找老师。

约翰·海恩斯的《星·雪·火》、奥尔多·利奥波德的《沙乡年鉴》、亨利·戴维·梭罗的《瓦尔登湖》、《希尼诗文集》、胡兰成的《山河岁月》、胡晓明的《万川之月》《文化江南札记》、李泽厚的《美的历程》……还有一些与山河文化相关的书,各县(市、区)的志书和文史资料更不必说了。仅是一篇香山寺,我就读了张中行的《禅外说禅》和胡兰成的《禅是一枝花》。反复精读这些典籍之后,潜移默化中丰富了心灵,

开阔了视野,提高了胸次,才使得眼前的山川和书中的史料有了生命、有了呼吸,带着千年流凌奔腾而至,让我顺利完成了专栏写作。师弟关爱之和河南前作协主席李佩甫说过意思相近的话:这种稿子能写成这样,得有多大才气。我知道,这不是才气,也不是灵气,是书香气。

为了和青春期叛逆的儿子有话讲,我和他一起读了不下100部他喜欢的书。《哈利·波特》《暮光之城》《琥珀九王子》,凤歌的“山海经三部曲”、树下野狐的《搜神记》、楚惜刀的《魅生》、沧月的《风玫瑰》,还有九州系列……

孩子们的经典,和畅流利,天马行空,让人忘却了岁月流逝。

作为一个职业报人和终生写作者,读书成了我伴随终生的习惯。至今,孩子们还会不断地推荐好书给我。有文学新人新作,有科技界大咖的前沿新著,有经典的儿童绘本,也有高端管理者极富操作性的工具书。

我也看网络小说,惊喜于情节与人物无穷无尽无可预料的想象力。

读书吧,读书是对抗时间和拓展生命的最好方式。

